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73
24 July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七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7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30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吴丁吞（缅甸）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373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本周会议时间表，本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题为“化学武器”。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规定，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任何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在本周会议时间表中已商定，今天本会议在全体会议之后马上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2 的实质性问题。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秘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现在请秘鲁代表莫雷利·潘多大使发言。

莫雷利·潘多先生（秘鲁）：

主席先生，秘鲁代表团愉快地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在履行你的艰巨的职责时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以及智慧和能力。你是尊敬的缅甸的代表，而缅甸是 21 国集团的声望很高的成员国。能够再次作为我国的代表回到本讲坛，这使我个人感到很满意。作为这样一个代表，我向你，先生，以及其他尊敬的代表保证本着善意的精神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我还想感谢其他尊敬的代表以及你向我表示的欢迎之词。

秘鲁代表团一直在设法提醒大家注意当今世界面临的、由于军备竞赛而造成的危急形势。那些同时还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核国家，对军备竞赛是有主要责任的。秘鲁总统 1985 年 9 月 23 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道：“我们不代表任何大国的战略，我们也不受大国所特有的对安全问题的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看法的影响。对它们来说，它们自己的安全就意味着别人不安全；但是这样，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总是大家都不安全”。

现在我想谈一谈我们正在讨论的关于彻底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去年，秘鲁加入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我们还批准了《禁止细菌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通过这两项行动，我国已表明拒绝接受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愿意为立即缔

结一项将永远禁止发展、生产、储存以及转让化学武器，并确保销毁现有储存的条约而作出贡献。

五年多来，本谈判讲坛一直在加紧步伐进行工作。然而，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局部战争中使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同样，就那些没有进行军备竞赛的国家来说——例如秘鲁就是这样的国家——使它们感到不安的是，随着所谓二元武器生产的出现，化学军备竞赛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元武器是更为尖端、更为可怕的毁灭性武器。

有那么一些人——毫无疑问，其意图是很好的——主张寻找一种关于化学武器扩散问题的“最终和全球解决办法”。这一立场如果只限于短期，是符合逻辑的，值得加以考虑。但是，如何将谋求此种“最终全球解决办法”变成旨在使现状合法化的另一种便利手段，那么，此种立场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现状的特点是，发展、生产和可能的布置以及使用化学武器已成为既成事实。同样，我们在谈论短期解决办法时，参加本讲坛的所有国家都很可能一致认为，最晚到1987年应该结束谈判。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现在正在考虑，如果该目标不能实现，有无可能从那时起重新部署化学武器。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也可以成为预料中失败的预兆。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圆满地完成我们的工作，意味着要有坚定的政治意愿，对那些因参与生产化学武器而应负最大责任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由于裁军谈判会议是根据各种不同的优先次序进行裁军谈判的讲坛，而不是为军备竞赛辩护或作解释的讲坛，因此，我国相信，将会尽快出现政治意愿。

在这方面，通过使各国现有化学武器的储存情况明朗化而建立一种旨在减少国家间不信任和恐惧心理的办法，显然将会促进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为了克服有关概念方面的问题，可以把这方面所需的资料限制在可确认为化学武器的任何东西方面，虽然大家都知道，如果具备政治意愿，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困难都可以得到解决。

关于将构成未来条约的各种内容，我国代表团认为值得发表下述看法。 第一，

禁止应该是全面的，缔约国之间不应有任何区别。 第二，鉴于有些国家有可能将留在该多边文书之外，此种禁止还应该包括可使第三方能制造此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种合作形式。 第三，鉴于通过秘密方式或使用合法手段进行及时检测可能会有风险，因此，核查制度的设计应该是为了确保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并避免其发展和生产。 第四，条约应该建立一个执行核查措施并进行日常及质疑性视察活动的国际机构。 第五，还应该建立对怀疑使用此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进行核查的办法。

尽管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们都认识到我们要走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 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尊敬的日本代表所表示的想法，即毫不拖延地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基本的原则方面，而将细节问题留给主要负责技术问题的机构来解决。

显然，如果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无法在近期内结束其工作，在我国代表团看来，除了促进在存在适当条件的区域建立无化学武器区之外，别无其它办法。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对在区域一级根除化学武器所造成的灾祸可能有很大的用处，因为化学武器与核武器都具有大规模破坏性这一共同特点。

秘鲁作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一个缔约国，不仅对这种禁止化学武器的区域办法很感兴趣，而且几个月以来在秘鲁总统的倡导下，一直在南美洲区域一级首先在双边进行重大的努力，为缔结一项关于限制购买武器开支的协定而形成谅解。

在不妨碍我们积极参加根据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所确定的优先秩序而进行的裁军谈判的情况下，秘鲁政府感到，鉴于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因此，必须将我们国防支出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方面。 这是裁军政策中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连贯性问题。 由于这个裁军政策在世界一级尚未取得具体成果，因此，正在以小心谨慎而且讲究实际的方式谋求在区域一级来解决《最后文件》所确定的优先问题。

秘鲁代表团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刻可以对另外一些敏感的议程项目发表一些新的想法，因为这些项目非常重要，而且在这方面已有人作了发言。

1978年的《最后文件》包括了核裁军的所有方面，并对每一个方面都给予同样的优先地位。然而，其中有一个方面需要立即加以注意，即，停止核武器试验。

单方面暂停是一种临时措施，有一个大国到目前为止已将这种暂停延期。这种措施如同宣布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双边谈判一样，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迹象。但是，正如尊敬的瑞典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对核禁止问题的处理，虽然一开始应该是双边或三边的，但最终应属于本多边谈判讲坛职权范围。这个项目是国际社会应该关心的问题，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应该为在这方面建立一个未来的世界合作制度作出贡献。

根据上述情况，并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没有取得进展，有人提出一项宝贵的建议，即召开会议对1963年的莫斯科条约第2条进行修正，以便根据大会第40/80B号决议的建议，赋予该文书所载的部分禁试以全面的范围。该决议的草案是由秘鲁和其它国家共同提出的。

正是根据这些方针，而且由于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对横向扩散是一种刺激，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所发出的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优先性质的呼吁。这是根据不扩散条约的字面意义和实质精神而提出的一项要求。如果我们想要保证这个重要的多边文书的连续性，促进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文书，我们就应该立即实现这一条件。到目前为止，始终完全遵守这一条约的只有那些不拥有核武器的缔约国。

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项目方面，本讲坛已详尽无遗地谈到，如果将目前大国为了取得普遍优势而正在进行的、已经十分严重的竞争扩展到外层空间，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

在外层空间发展军备竞赛的程度相对说来比较低。这一方面有可能避免发生明显可以避免的情况，但同时它又会滋长关于建立新的防务疆域这种危险的想法。

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仅仅是为了研究和发展目的而进行一些初步的活动，但事实上可能发生众所周知的军备竞赛动力学中的惯性现象。这一现象本身可以促使由这种初步研究阶段向广泛活动的下一个阶段演变，乃至最终部署新的武器系统。

我们在本讲坛听到一些新的观点。例如，关于在公海问题与外层空间问题之间确定某些相似之处。然而，除了任何类比具有的相对价值之外，外层空间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将与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过去所提出的办法较为接近。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将在另外一个场合，对“海洋法公约”所载有的“人类共同遗产”这一概念可能具有的价值，发表一些想法。

我们赞同尊敬的中国代表所发表的意见，他认为第一步必须促进空间实现非武器化，然后再解决其非军事化的复杂问题。从纯粹的讲究实效的角度来看，秘鲁认为，有必要对1967年关于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条约加以补充，并认为，必须重申并改进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作用和范围。当然，这并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但是，可以将它作为在谈判范围更广的协定的同时所采取的必要缓解措施。

正如前几天尊敬的斯里兰卡外交事务代表在全体会议上所讲的那样，新的空间时代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体制结构，使空间成为国际合作领域的一个典范。因此，我国代表团和斯里兰卡外交部长一样，完全赞同关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倡议，该会议完全可以称作第三次联合国国际空间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空间机构，以便有可能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利用在过去二十年中所发展的巨大技术成就。对空间的征服不应该是为了加强浮士德式的强权政策，而是应该将人类从落后和贫困中解救出来。

主席：

我感谢秘鲁代表所做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首先，我想衷心地欢迎联合国副秘书长马顿森先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并祝愿他在日内瓦逗留期间生活愉快，万事如意。另外，请允许我欢迎刚才向大会发言的秘鲁大使，莫雷利·潘多先生阁下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祝愿他工作顺利，并保证我国代表同他进行密切合作。

在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简单地就上星期二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所做的发言发表一些看法。他提出的关于禁试核查方面的建议得到了本会议成员国的积极反应，苏联再次表现出它为实现停止一切核试验所具有的毫不动摇的意愿。请允许我提醒大家，差不多一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遵守单方面暂停一切核试验。

苏联已清楚地表明，它愿尽一切努力来实现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可靠核查。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第CD/701号工作文件中解释了它关于本会议议程项目1的立场。从这个文件中大家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国家准备为全面禁试条约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核查问题，寻找可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进行有益的工作。现在需要另一个核大国效仿苏联的榜样，表现出政治意愿和灵活性，以便在这个项目方面有所突破。让我们加倍努力来实现全面禁试。全世界都把全面禁试看做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首要的紧急步骤。

联合国大会第40/87号决议呼吁进行谈判，以便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缔结一项或多项协定。虽然，该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离大会的这项决定的要求还很远，但我们应该为确保该机构进行有益工作而做出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愿意向该特设委员会主席巴雅特大使表示赞赏，他在促进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以及在领导该委员会工作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方法。

人类今后在外层空间的活动面临着下述选择：一方面，为各国人民的利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并尊重每一个国家参与利用外层空间的权利；或者，另一方面，将外层空间列入军备竞赛的范围之内，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该领域的活动服从于军事目的，从而，使各国人民的未来受到威胁。

这里，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首先要解决防止第二种可能性的问题。我不打算详尽地讨论战略防御计划这张盾牌是否有可能防止遭受大规模攻击性核打击的问题。各处都有人越来越怀疑该计划的提出者是否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个目标。难道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不就是为了创造旨在构成进攻性核战略组成部分的空间武器吗？

在外空手段配合下进行的突然袭击将需要下述设想。如果在轨道适当地部署几个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就足以在突然袭击过程中执行一切决定性的任务。如果在外层空间，或者甚至同时也在地球上适当地部署一些反卫星武器，就可以销毁敌方所有重要的、以空间为基地的通讯、早期预警以及指挥等手段。由于洲际弹道装置的精度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因此可以摧毁敌方在地面上部署的大部分洲际弹道导弹。战略防御系统可以可靠地将敌方反击用的所有剩余战略力量全部摧毁。

请允许我提请大家注意在这方面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让我们假设战略防御系统是建立在核动力 X 射线激光的基础上。事实上它属于可能的武器系统范围内。一个全面的防护系统将需要一百来个装备有 X 射线激光装置的空间站，等待敌方进行大规模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这样一种系统造价极为昂贵，技术极为复杂而且容易被摧毁。可是，如果在计算时考虑到对敌方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可破坏其部署在地面的百分之九十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约有三个 X 射线激光装置——在某一个特定时刻位置恰好在略高于敌方领空的空间——就足以消除敌方剩下的洲际弹道导弹。当然，先决条件是敌方不采取反措施。

有一个事实是绝对肯定的：此种武器系统将对国际稳定构成严重的打击。其后果之一就是破坏目前裁军和限制军备条约体系的基础，并妨碍就这个最重要的领域的补充协定进行顺利地谈判。

密特朗总统在结束他最近对莫斯科的访问时，绝对正确地明确指出，战略防御计划是对促进裁军进程的一种障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反对下述任何企图，即通过所谓的欧洲防御计划，在战略第一次打击方案中加进另一种中程战术核武器的变种，从而把更多种类的第一次打击核武器带到欧洲来。

最合理、而且最负责任的决定就是根据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书，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并不再进行反弹道导弹，以及其他空间打击武器的研制、试验和部署。从逻辑上来讲，这自然应该包括不进行有关武器能力的试验。

在所有裁军谈判及讨论中，有些代表总是强调核查问题——有时候过分强调这个问题，而把真正的议题当做陪衬。让我们也从核查的角度来简单地讨论一下空间武器这个问题吧。

大家都可以承认，对禁止研究进行核查是很难执行的。但是，从最后一个阶段，从试验武器能力阶段开始进行核查却是可行的。因此，应该在最后一个阶段制止研制周期。应缔结一项协定，对试验阶段进行禁止，因为在过渡到生产阶段之后，那就几乎不再可能对禁止条约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了。

让我们以反卫星武器为例。1985年9月13日美国试验了一个新的反卫星系统。它进一步的试验正在计划之中，还打算1987年开始部署带有两中队F-15型战斗机的反卫星系统。如果在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全面系统试验之前，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缔结一项关于防止反卫星武器的条约，那么，对条约的遵守情况是可以很容易加以核查的。甚至用国家技术手段就足以进行此种核查。然而，这一领域的形势可能很快发生变化。在对武器的能力进行试验之后，对可能禁止进行核查所遇到的问题就要大得多。许多机场都可以放置F-15式战斗机和反卫星武器，而且很容易伪装。在高级阶段进行核查就越来越困难。在这方面，由实际经验所证实的普遍认识是特别真实的：协定缔结得越早，核查越容易，效果也越好。

在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该委员会内进行的讨论中，有几个代表团都强调了某些术语的重要性，并硬说实质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这些术语。我认为，如果某些定义是即将制订的协定必不可少的，那么对这些定义进行有益的讨论是不会有障碍的。问题是，应将我们的工作引向切实的目标方面。因此，我们主张毫不拖延地就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拟订一项或多项协定。

苏联建议，作为第一步，首先应从禁止反卫星武器以及空间物体的豁免做起。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办法。如果美国象苏联自1983年以来单方面实行暂停那样，也愿意在反卫星武器方面实行暂停，那将大大有利于对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反卫星试验在目前已经对外层空间的和平活动造成了许多干扰，因此，采取此种步骤就更成为当务之急。

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但需要设想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方法。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也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有关禁止反卫星武器和卫星豁免的条约应制订成什么样。考虑到该委员会以前的讨论情况，我们认为，未来的条约可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第一，在外层空间不应该有任何旨在针对空间物体使用的武器；第二，必须禁止旨在针对空间物体使用的、任何地球上的武器系统；第三，禁止用空间物体作为摧毁、破坏其他国家的空间物体，干扰其正常功能，或改变其飞行轨道的手段；第四，禁止对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五，应该防止对外层空间造成的任何有害影响，以便保持其特点，进一步加以探测和和平利用；第六，应尽量减少对空间物体功能的无意识干扰；第七，应该保证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国家法原则进入外层空间。

在讨论和谈判期间，为了该条约之目的，必须为诸如“空间物体”、“外层空间”等字眼下定义。同时，也必须商定一套核查措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就条约的这些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将会促进为实现目标而继续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还将有可能很快地澄清有哪些方面应该由其他联合国机构来解决。

今年该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讨论已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实际问题以及主要的构件，这样，一般就会形成可能的协定的纲要。应该加强这种趋势。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缅甸向来总是默默地以不偏不倚的方式为和平事业以及各国人民的和睦共处做出贡献。这一传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席先生，

根据这一高尚传统主持我们的会议。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地注意到，负责裁军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尊敬的马顿森先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

今天我想谈谈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回顾我国代表团对防止核战争这个议题所持态度的实质，并回顾一下自去年年度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一些重要情况，并就这个议题大胆地发表一些看法。

我国代表团在过去的三年间所作的一些发言以及开展的活动表明“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这样一个经常讨论的专题在我们的议程中占有优先地位。没有哪一个议程项目会象这个议程项目这样，经常成为我国代表团发言或工作文件的内容，在联大或者这里都是如此。外交部长根舍1985年4月2日在本会议讲话时曾强调指出，联邦政府极其重视在本会议对这个专题进行实质性审议。另外，请允许我为各位同事回顾一下反映我们立场的CD/357、CD/411以及CD/578这几份工作文件。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观点来看，在这些文件中向本会议传递的思想现在仍然充分有效。

虽然上面提到的各个工作文件和发言专门涉及本议题的实质部分，但其中的第CD/578号文件还谈到那些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组织问题。该工作文件的主导思想是：鉴于这个议题的极其重要，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地克服程序方面的障碍；所有代表团都应该把它们关心的焦点放在实质性问题，而不是放在程序性问题方面。所选择的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工作方案应该使我们能够进行合理的辩论，这是一个争论的过程，而不应该只进行一系列的事先准备好了的独白。根据这个基本前提，同时强调议事规则为恰到好处的解决办法所提供的灵活性，该工作文件接着具体规定出议程项目3的组织方式所应该达到的详细标准。我国代表团认为，尽管本届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但如果能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将这些标准付诸实践，将仍然是有益的。

关于实质问题，我国代表团对议程项目 3 所持的基本态度一直是：我们对本议题的审查应该建立在对造成我们目前安全方面僵局的各种因素进行清醒分析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对于防止核战争这个问题不能脱离目前根本的安全局势而孤立地加以解决，问题的要害在于，在核时代应从所有方面防止战争。我国代表团一再指出，这种对防止战争的全面态度，决不是为了使人们认为核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和核战争的不可接受性并不那么严重；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对可能出现冲突的设想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世界及各个区域目前所面临的威胁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我们之所以经常重申下述观点，也正是出于这一全面而又适当强调具体核现象的态度，单靠每个国家个别的孤立的措施是不可能有效地实现防止核战争的，只有通过有关整个国家行为的、复杂而多面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防止核战争。我国代表团经常表示，个别措施当然会提高信任水平，或者可以在某一点上表现出来，但是防止战争这个总的任务却是一个多方面的任务，现在需要作的是，对整个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迫使它们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防止战争外交战略的要旨是，诱导各国采取新的非侵略性行为准则，告诉它们在核时代如何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所有与安全有关的领域，国家必须以前后一致、可靠以及互不矛盾的方式来表现其和平意图。在国家活动的一切领域进行合作，这就是防止战争，其中包括防止核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懂得这一点，有关防止武装冲突的一套政策对于增强稳定将会起到独特的作用。只有把个别的防止战争的措施放在此种明确规定的国家行为范围内，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我刚才所列举的、提交给本会议的各个工作文件中，我们关于防止核战争的思想一直是由这四个关键的概念组成：不使用武力以及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国家行动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这应当既表现在国家军备程度方面，又表现在积极防止有可能造成国家关系严重紧张的事态发展方面，并且应避免军事冲突和爆发战争；通过裁军谈判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保持军备均衡；以及建立信任。

适用于这个战略的各种行动，其中包括适当可行的措施，在上面所列举的各个工作文件中都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但是，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十九届和第四十届大会

所提出的两份决议草案中，也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两份决议草案都有一个双重题目：“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以及防止核时代的战争”。设计这个标题，是为了反映这两个决议草案的全面性，我国代表团以及共同提出这两个决议草案的相当一部分其他西方代表团都认为，这个提法的确极好地描绘了目前这项压倒一切的任务。

我没有必要详细谈论决议草案的各项建议，因为各国代表团肯定都熟悉这些建议，也熟悉在最近两届大会上所引起的全面而有益的讨论。我还想在此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精采的报告中（CD/603），充分地分析并反映了这两个决议草案中的第一个草案的方向，在许多方面第二个草案与第一个类似。谈到我国代表团在联大所采取的这一行动，我感到特别难过的是，本届裁军谈判会议期间，我们至今一直没有机会回顾一下前面所提到的草案文本的宗旨。然而，我想象去年那样，向本会议介绍由于我们在联大的活动所引起的最后成果，即A/C.1/40/L.74号决议草案，并请求将我提及这一草案的情况——象这篇发言的其他内容一样——充分地反映在我们的年度报告中。

也许我在前面的发言中流露出一丝遗憾之情，但是，当我们谈到最近对本议题的审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时，也有理由感到有一点满足。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回顾一下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在该文件中，这两位世界领袖庄重地强调了防止两国之间发生任何战争，不管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的重要性。这个联合声明令人满意地反映出议程项目3之下的任务的全面性。人们希望在我们将来对这个议题进行审查时，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的贡献中将会充分地尊重这种全面的态度。在这同一份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公报中，还强调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以及防止一般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双方同意研究关于建立降低核战争危险的中心这个问题，并对关于在双边一级建立降低危险中心的想法加以衡量。据报导，此后，这两个伙伴已开始为建立此种中心迈出了第一步。

今年向本会议提交了两份关于议程项目3的工作文件，一份是由阿根廷提出的，另一份是由中国提出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两份工作文件都是非常好的、具有

建设性的文件，本来需要作更多的评论和辩论。我愿借此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对这两个文件的作者的赞赏，并对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作一简短的评述。

1986年4月14日中国代表团所提交的第CD/691号工作文件的最大的优点是，把有效防止核战争这个问题放在全面安全环境中来看待。文件正确地指出，为了实现防止核战争，国际社会必须反对侵略和扩张政策，尊重并遵守《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国际关系准则，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及经常使用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这都是防止战争最基本的战略，我国代表团提出的工作文件也包括一系列类似的建议的行动，这绝非偶然。中国的工作文件接着还提出了许多措辞简练的原则和战略，都值得进行广泛的辩论，尽管它们不可能全部为所有代表团所接受。该文件最突出的一个重点出现在第七段。该段说：“在防止核战争的同时，也应防止常规战争”。提出这一极其重要的见识的基础，就是对于由常规冲突升级到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危险进行了正确的描述。中国文件还呼吁在东西方关系中大幅度地削减常规武装力量和军备，这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北约和华沙条约两个集团已经散发了或者正在详细拟订有关这方面的提案。

阿根廷提出的第CD/688号工作文件同样值得注意，其中反映了不少我国代表团关心的问题 and 宗旨。根据阿根廷在1985年1月份的《新德里宣言》所明确表达的关于核僵局的众所周知的观点，阿根廷代表团认识到需要采取旨在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即便是临时性措施也可。这份文件建议的许多详细的措施值得我们这个会议加以详细的审查，以便达成共同的立场。从某些程度上讲，这些也许并不难实现。请允许我指出这一全面看法中那些使我国代表团特别感兴趣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文件在讨论暂停核战争试验方面——虽然关于这一想法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坚持认为，即使在暂停的情况下，也应进行有效的核查安排。该文件强调批准和严格遵守军备限制协定以及充分利用此种协定所规定的协商程序的重要性，对此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该文件在另一段中对部署核武器的两种不同类型地区作了很有意义的区别：一类地区已经成为核大国平衡的一部分；另一类地区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军事联盟之间的对抗。该文件的主要重点放在大

量的建立信任措施方面。 其中提到借助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扩大现有的有关在出现紧张情况时核武器国家间迅速联络的协定和办法，以及其他可谈判的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阿根廷的工作文件初步探讨了将核国家之间现有的关于降低危险的协定扩大为多边协定的可能性。 本会议实际上可以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 同样，阿根廷的工作文件很为推崇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两个伙伴在联合声明中关于建立减少危险中心的提法，探讨了在无核国家并由这些国家建立危机控制中心的可能性，从而承认目前的威胁，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威胁，不仅仅是核性质的，并承认在第三世界防止危机和控制危机应该成为我们注意的一个主要焦点。

从我对由我们的同事所提交的这两份重要的文件作了简短——而且必然是有选择性的——阅读来看，并从日内瓦最高级会谈公报所证实的、关于防止战争这一思想的演变情况来看，应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条重要的结论：对议程项目 3 进行彻底的审查是非常积极的做法，也是很有希望的做法。 尽管我们在本会议看到在安全问题方面，特别是有关核领域的安全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防止战争这个专题可能会证明对本会议迫切需要采取的联合行动具有促进作用。 和平以及防止战争，防止核时代的战争，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低估我们对这个事业所负有的共同义务，而且这段时间太长了。 如将所有表面上看似各不相同的现有提案并列在一齐，并将有待讨论和有待审查的各个专题列成一个示范清单，以便找出适当而实际的防止战争的措施，也许就可以看出存在着很大的回旋余地。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第 C D / 5 7 8 号工作文件就载有一个关于各种专题的全面示范清单。 另外再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所达成的下述共同理解，即，我们无论何时讨论议程项目 3 都应该对所有的观点、提案和倡议加以审议，而不应对其中的任何方面赋以优先地位，这个议程项目要求本着相互容忍和增进对各自安全需要的相互理解来全面地加以处理。 没有理由不可以立即以适当的方式对议程项目 3 进行深入而有组织的审议。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和对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 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么？

秘书处根据我的请求已散发了一份关于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表。这是经过与各特设委员会主席进行协商后拟定的。 同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只是示范性的，如有必要，可以改动。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幕时我曾宣布：我打算在我们休会之后立即召开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继续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2 的实质性问题。

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7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上午 11 时 45 分散会

XX XX XX XX XX